

真正的大师总是谦卑的。正因站在人类智慧的最高处,他们更具非凡的眼界,才更感自身的局限。开阔的眼界使人谦卑,谦卑又使人的眼界更开阔,推动大师们一步步地走向巅峰。



世说



谦卑心

◎陈广胜

在古希腊,有人问苏格拉底:“天地之间有多高?”
“三尺。”
又问:“人有五尺,那不把天捅一个窟窿?”
“所以那些高于三尺的人,要学会低头。”
苏格拉底说的低头,可以理解作为一种谦卑。谦卑,按照词语拆分,即“谦虚+卑微”。谦虚是做人处世的态度,卑微是对自我的认知,后者是前者的逻辑起点。而感知卑微,并非自贬身份,实际上是认清自己的平凡,正视在学识、见识与德性、理性方面的诸多欠缺。

人堆里总是天外有天,即使你出类拔萃,终究跳不出某个领域、范围或时段;假如妄自尊大,就好比井底之蛙。更何况“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”,存在发光的一面,势必也有背光的另一面。倘若以一己之长逞强,反显得浅陋。因此,人要有谦卑心,纵然自信,也应知道身上的短板,给自己恰如其分的定位。

当在内心确立了谦卑的基点,人们就多了自知之明,不会因半桶水晃荡,凭一点业绩便睥睨天下。所以谦卑的人,日子好过时不会像暴发户,遇到挫折也不致于垂头丧气。因为他们挤干了做人的“泡沫”成分,拒绝趾高气扬,自然也没有好高骛远的心理落差,更可坦然面对生活中的进退得失。

人只要存在于社会,必然拥有某种特定的身份,并由此引出高低贵贱的评价区分。通常情况下,人们会对权位、钱财高于自己的一方谦卑,但对境况逊己一筹的则难有此心。据说,美国前总统托马斯·杰斐逊曾与孙子驾车出行,一奴隶在途中脱帽行礼,他当即还礼。孙子却在一旁无动于衷,杰斐逊告诫说:“难道你允许他人比你更有绅士风度?”

爷孙之间的差别,在于那一颗谦卑心。也许由于怀着强烈的身份意识,当小杰斐逊面对地位低下的奴隶时,就有了顺理成章的傲慢。然而,偏偏是最具骄傲资本的托马斯·杰斐逊,却持有非凡的待人礼貌。他的身上条件反射似地流淌着一种涵养,也正是在这份谦卑中,绅士的高贵气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

一个人是否谦卑,与内在的品格相联,也取决于他对世界认识的深度。有时我们对某些方面似乎了解颇多,可不断地探究下去,却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肤浅。真正的大师总是谦卑的。孔子曰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”牛顿认为,在科学面前,他只是一个在岸边捡石子的小孩。从杰斐逊到孔子、牛顿,可谓拥有同时代最聪明的脑袋,但正因站在人类智慧的最高处,他们更具非凡的眼界,才更感自身的局限,并油然而生谦卑。

大师们的谦卑不是客套,而是接地气的志存高远。因为知道自己的“不知道”,晓得自己各式各样的“不能够”与“不适应”,他们就不会满足曾经的辉煌,不会有一叶障目的狂傲。对大师们来说,过去的都已过去,更远大、更值得骄傲的追求还在前头。开阔的眼界使人谦卑,谦卑又使人的眼界更开阔,推动大师们一步步地走向巅峰。

谦卑是具体、实在的处事,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强者的退让。清康熙年间,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与邻居争宅基地,他寄诗一首:“千里家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。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张家于是将墙退后三尺,受感动的邻居也因之效仿,便在安徽桐城形成一条“六尺巷”。应该说,张英不缺横行乡里的权势,但心中的道义使他谦卑,当然也无意插柳,让后人铭记住了张尚书的风范。

谦卑无疑由内而外,亟须将心气放平。但在现实生活中,也有人将谦卑当成某种策略,或基于利益苦心献媚,或为了形象刻意“亲民”。这些在场合上的姿态,其实不是谦卑。而当谦卑成了一场秀,特别是心底里端着身价,自认为一个重要人物,又逢场作戏作施舍式的低调时,他们骨子里流露的并非谦卑,反是无形的傲慢。

谦卑心出于真诚,是放下身段的不卑不亢。无论高官显贵、商界巨子,还是布衣百姓、贩夫走卒,对之都一视同仁、一视同礼。真正的谦卑有平等的人格尊严,既不仰视权贵富豪,又不鄙视贫困微贱。既然如此,做人就不会忘乎所以,也不会匍匐在地,而平添清风朗月般的安详。

谦卑本睿智,非参透人生玄妙,通常难有深切的体悟。对人而言,抬头是本能,像苏格拉底所说的低头才是本事。心存谦卑,就是拥有低头的气度和胸怀。它看似柔弱,却于无声处体现做人的底气,在平静中散发着强大的精神。犹如大海,只因处于所有河流的最低处,才使百川汇聚,最终成就无尽的浩瀚。

往事如昨

要说难忘的过年往事,我还是觉得小时候在萧山老家的过年最难忘。从腊月二十起,家家户户就进入“过年模式”了,一直要延续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过后,所见所闻都是浓浓的年味。

小时候,每到学校放寒假,父母亲总会把我们送到在萧山义桥的老家,等在爷爷奶奶家过完年,再接我们兄弟几个回杭州。我清楚地记得,去老家那天,我们都早早地起床了,母亲将我们穿戴整齐,就领着我们去清河坊坐3路车到南星桥轮船码头坐船。船是那种响着“突突突”声音、冒着黑烟的柴油机船。大约两个多小时,船就到了义桥码头。下船后,大人搀住我们小心地登上渡船,船公摇着橹,把我们摆到江对岸。叔叔们知道我们要来,早早地在等我们了。上了岸,我们或坐上独轮车,或

坐进竹编的大串篮,或骑在叔叔的脖子上,在叔叔们一路又说又笑的挑着、背着、推着下,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喽。

那些儿时记忆,现在都十分清晰,有很多是至今都保留着的习俗。

比如到了腊月二十左右,村里人便开始拿出饭蒸、石捣臼、木榔头、八仙桌、年糕印板等家当,早早地做起椿年糕的准备了。椿年糕那天,现场更是热火朝天,热气腾腾。椿到差不多时,大人们会将年糕团分给围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孩子,我们就用手摘着吃,味道特别香,也特别开心。又比如到了腊月廿三,家家户户就要忙于送灶司菩萨上天,大人们在贴着灶神的灶头上,摆上名种吃食和糖元宝之类,还要点上香烛,屋内香烟缭绕,过年的气氛一下就来了。再比如杀年

猪,那场面有些惊心动魄。送走灶神的第二天,我们早早地就被嘶力竭的猪叫声吵醒,那是我们最为期待的杀年猪开始了。那场面,道地上,大水缸、条凳、门板一一摆开;灶间里,熊熊的柴火把正在烧水的女人映得满脸通红;男人们帮着杀猪师傅或把年猪从栏里捆绑出来,或追着挣脱绳子的年猪满地跑;而我们小孩子,则乖乖地坐在楼梯上透过窗户远远地看,不敢近到现场围观,生怕被猪撞到。杀完年猪后,腊月廿四,家家户户就开始掸尘扫卫生了。大人们搬来梯子,把室内室外、房前屋后进行彻底的打扫。再选一个黄道吉日祭祖先,准备一桌祭食,点一对蜡烛,再上香,斟酒,烧一堆银锭纸元宝,磕几个头,这些祭祖环节,大人们都做得一丝不苟。

吃年夜饭是过年的重头



王国海 摄

年

◎吴重生

年的脚步很粘稠
走着走着就把青春落下了
今夜,有一条星河倒淌
我用月光漂洗衣衣
冰雪装饰了你的梦境

年的声音很温柔
它唤醒的春雷是绯红的
带着太阳的体温
埋在土里的紫云英花香

埋在水里的蛙鸣
齐齐被唤醒

年来年往
我手握车票,在年影里徘徊
航站楼是梦的接生婆
将我的新年轻轻托起
许多新生或成熟的故事
有的在发芽,有的在等待

思绪点滴

渐行渐远的年味

◎钟伟

雪稠稠地下着。不一会儿,小区广场白了,枯黄的树枝、灌木只露出星巴地等候多时的孙儿。这小子飞快地跑离现场,后面一定跟着一大帮哥们弟们的,到僻静处,大家分点尝尝,这就是过新年的第一口味道!

在农村,等到腊月二十前后,天空中时不时就会响起稀稀疏疏的鞭炮声。这个时候,父母总会表现出少有的慷慨,给孩子一些角币买些鞭炮。当然,得省着点儿,变着花样地玩。如果遇到哪家喜庆,孩子们就会猫着腰,睁大眼,在铺满鞭炮碎屑的地上仔仔细寻找没炸响的哑炮。等积攒到一定数量了,就三三两两蹲在地上,把哑炮一折两断,点燃了看它们“扑嗤”着快速旋转。这是过新年的第一束光彩!

到吃年夜饭的时候,面对热气腾腾的饭菜,儿孙们就开始向长辈拜年了。这可是小孩发财的唯

一机会。祖父母早已准备好了零钱,孩子们跪在地上,给爷爷奶奶磕三个响头,爷爷奶奶乐开了花,接着就发压岁钱喽,统统用红纸包着。这是过新年的第一份礼物!

“新阿大、旧阿二、破阿三”,我小时候平时是难得有新衣服穿,总是捡着兄长的旧衣服修修改改、缝缝补补。过年的时候,我才会得到一身很普通的,但真正属于自己的新衣服,这会让我激动好几天。到了年初一这天,早早地起了床,穿上新衣戴上新帽,向小伙伴炫耀一番,感觉心里美滋滋的。这是新年的第一道风景!

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,我沉浸在儿时春节走亲做客的“喜悦”中,无论到了谁家,先抓一把瓜子,抓一把糖,吃着唠着,彼此祝福着新年开心。而这一切,随着飞飞扬扬的雪花,消逝在我无限的记忆里,离我越来越远……

调冷静与沉着是一名优秀律师应有的修为。跟师父学艺已一年半多了,除了过马路和被雨淋时,我从未见过他急忙的样子。师父儒雅的气质,很大部分是源于他不急不躁的镇静。他曾经说过:“诉讼之战是一场危机四伏的角逐,法庭辩论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,随时有风云突变的可能。一个律师要有处变不惊,遇勇越强的素质。”的确,在法庭上,律师越是沉着,辩护才能发挥得越充分。师父进而说:“辩护才能发挥得越充分,法庭辩论的对抗性就越强;法庭辩论对抗性越强,案子本身离正义的距离就越近。”

快16点时,书记员通知我

码咱自己的事

执业不久,和师父一起去最高人民法院办案。没曾想,原定上午9点见面的法官临时要开会。我们住在离最高法院最近的首都大酒店,心想到了10点,他应该能开完会。于是,我们师徒俩9点45分出门,步行前往。

到了后,传达室的门卫卫拨了几次电话,但法官的办公室还是没人接,门卫便让我们坐着等等,师父则拿出《新华文摘》翻阅。师父很忙,第二天在金华中院还要出庭,所以当天是一定要返回杭州的。我开始在狭小的传达室里来回踱步。师父看出了我的急,很平静地对我说:“不要急,事情会办好

的。”下午3点,法官还是没有回办公室。师父对我说:“看来今天是等不到了。但不能白跑一趟,你留下来,一定要和法官面谈,将当事人的调解方案跟他交流一下。”

“这……”我一时没接上话。这是我以律师身份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一次亮相,何况程序走到北京的案件,一般不是大案,就是疑难的。

师父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思,平静地看着我,说:“不要急,有问题电话沟通。”

送走了师父,我深呼吸了一口气,告诉自己不要急,等等吧。

“不要急”,这三个字,是师父常对我说的。他反复强

“不要急”

◎铁蛋

调冷静与沉着是一名优秀律师应有的修为。跟师父学艺已一年半多了,除了过马路和被雨淋时,我从未见过他急忙的样子。师父儒雅的气质,很大部分是源于他不急不躁的镇静。他曾经说过:“诉讼之战是一场危机四伏的角逐,法庭辩论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,随时有风云突变的可能。一个律师要有处变不惊,遇勇越强的素质。”的确,在法庭上,律师越是沉着,辩护才能发挥得越充分。师父进而说:“辩护才能发挥得越充分,法庭辩论的对抗性就越强;法庭辩论对抗性越强,案子本身离正义的距离就越近。”

快16点时,书记员通知我

戏。年三十这天,首先要把灶司菩萨请回家;吃年夜饭前,还要敬祖宗,而且全家人都要跪拜。年夜饭的菜,是一年中最为丰盛的,但席上其他菜肴尽可享用,惟独“元宝鱼”须留待新年动筷,这是取“年年有余”的意思。吃罢年夜饭,长辈都要给晚辈分压岁钱。晚辈得了压岁钱,不能立即打开看,而是要放在枕头底下压过夜。家里有长得矮小的,年夜饭后可悄悄地在大门后跳三跳,意思是来年可以长得再高些。许多家庭长者,在年夜饭后还不去就寝,要为全家人“守岁”到子夜。过了子夜,就有人开始放炮仗,一般是先放一串百子炮,再放三发双声大爆竹,口中还念念有辞:“开大门,放大炮;财亦到,喜亦到。”一些人还会摸黑上山,去到附近山上的庙中争烧“头香”。

所谓“年三十夜吃一餐,正月初一穿一身”。待第一声鸡叫唱响,新的一年开始了。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新装,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祝寿,长者还会再给儿童压岁钱。正月初一这天一般人家的不干活,也不打扫卫生,在家里吃喝玩乐。到了初二初三,就开始频繁地走亲访友,相互拜年。热闹的节日气氛不仅洋溢在各家各户,也充满大街小巷,一些村里还请来戏班子唱戏,一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,春节才算真正结束。

这些极具亲切感和乡土气息的儿时过年记忆,随着时代变化,很多习俗都在悄悄淡出,但农历新年的喜庆仍是年年不息,只不过现在的人们,正以更多的方式和更新的方法,在换着花样过大年。

生活在别处

又见腊月 揉年糕

◎应红枫

现在的街市上天天都能买到年糕了,但是那机器轧制的年糕,总感觉味道不及我老家在腊月的时候用手揉制的年糕来得香糯美妙,更没有我在舟山金塘中学读书的时候,周末赶十几公里山路到外婆家时,外婆颤巍巍着小脚从灶灶里给我煨出来的年糕来得香脆可口。

外婆以94岁的高龄离世,已经整十年了。今年腊八过后,我特意赶去金塘岛上的老家,找寻外婆家做手工年糕的记忆。

同样的手工年糕,在我老家制作工艺和别的地方有所不同,别的地方做手工年糕,是用模版压制成条状,而我老家金塘岛上的手工年糕,是把米粉蒸熟捣揉后,再用擀面杖擀成1厘米左右厚度,摊成一张硕大煎饼状,然后一块块斜切成长方形或平行四边形的薄片年糕。

每逢冬至过后,各家各户按不同口味和喜好配制不同比例的晚米和糯米后,浸泡一晚后捞起,稍微沥干,送到村口傍河的年糕加工点上磨。外婆家也不例外。外婆喜欢稍微多放点糯米,这样做出米糕糯而不粘,口感别致。村口的加工点原先是生产队的仓库,门口有一块夏秋季节用来翻晒稻谷的水泥晒场,现在刚好用来作为各家摆放竹匾晾年糕的场地。那里不久前刚刚作为番薯加工点完成淀粉和粉丝加工使命,转身便又成为了年糕加工点而热闹起来。各家的伯伯叔叔婶婶嫂嫂们汇集在这里相互帮忙,喧闹的声音,热气腾腾的蒸笼,渲染着一份对新年的期待。因为做年糕用的是水磨,磨出的米粉是湿粉,必须灌装在一个个专用的布袋里,由力气大的汉子们扛到压棒机里榨干,这一道工序才算完。

从压榨过的布袋里抖出大块大块的米粉,细细地捣

碎,便开始敷在大蒸桶里蒸熟。蒸米粉,可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艺技术活,它并不是整桶的米粉一次性扣在蒸桶里,而要在蒸煮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地敷上去,这样才能保证米粉里外熟透,香糯可口。约摸有一刻钟左右,米粉被蒸得满屋生香,负责蒸米粉的大伯把双手在清水里浸泡一下,透过热气腾腾的蒸桶,拿手往蒸桶的米粉上拍了拍,判断了一下米粉是否已经熟透,然后吆喝一声:行了,上揭臼!听到蒸米粉熟了,被蒸米粉的香味诱惑得馋涎欲滴的三五个孩子不顾滚烫的热气,伸出手去,撮了一小块就往嘴里送。

把蒸熟的米粉倒在捣臼里揉成柔软的米团可是一项力气活。力气大的大叔抡锤,再挑一个能够灵活配合的不断翻动捣臼里的蒸粉团。大叔先在锤上涂抹了清水防粘,然后也吆喝一声:开捶喽!高高举起的大锤一下一下地落在捣臼中,每当大锤抡起的空隙,负责协助的人就快速在蒸粉团的表面敷点凉开水防粘,或者将米团稍微翻动一下,使米团能够受力均匀。待把米团揉得柔韧晶莹,摸上去如同摸在了娃娃的手臂上,揉年糕最艰巨的任务也算完成了。

把揉熟了的米粉团端到案板上,先是做几个年糕团蘸上白糖送给街坊邻居尝尝,留下一份到家里,给祖宗供上,然后是给孩子们做几个鱼、小鸟、小狗之类,送给孩子们嬉乐。记得每每过去看望外婆,外婆总会给我留着一条年糕团做的鱼,或小猪,有时已经晾得裂开了,但我依然很开心。直到现在,那份记忆,已经被盖上了“故土”的封印。

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程序,然后才把揉熟了的大米团摊压开来,切成普通的薄片年糕。那是最后一道工序,可以随意发挥、悉听尊便了。

法官开完会了,想约我们律师面谈。我立即给师父打电话,电话那头,传来他平静的声音:

“你预备怎么说?不要急,慢慢想,慢慢说。”

这时,我感到自己一下子冷静了许多。我回顾了整个案情,提炼了本案的几大争议焦点,迅速向师父汇报了的思路。师父听后,说:“在跟法官沟通时,首先,开门见山,报出我方的调解方案……”最后,师父再次强调:“总之,你说的时候不要急,遇事不要慌,要胆大心细。”

按照师父给我的口头提纲,在与法官为一个多小时的沟通中,我谨记着师父让我

“不要急”的嘱咐。只有不慌,不忙,才能根据众多的证据材料在繁杂的案情线索中梳理出一条主线;只有不紧,不乱,方能放缓说话的语速,让眼神变得镇定,让呼吸变得平静,并保持微笑,获得风度。

我和法官交流得非常顺畅,他表示会尽力促成调解,也多次表达迟到的歉意。

走出最高法院大门的时候,已是夜幕降临,华灯齐放。我从东交民巷径直走向了天安门,一路激动无比。由此,更意识到师父的“不要急”,他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传授给我的“道”,实乃授之以渔,也是他以近三十年律师生涯所悟出的精华。